

集部

至正集卷六十七

元 許有壬 撰

贊

文文山畫像贊

有壬早慕文山公風節與其孫富游嘗序公傳而未拜公像意其雄傑哨異若太史公疑張子房為魁梧奇偉也富弟容奉圖求贊始遂瞻拜乃溫其如玉焉然其栗

而廉者不可揜也仁者必有勇公之謂也贊曰
精金不蝕貞玉不磷昆岡火炎乃流乃焚不流不焚孰
為乎真摧折百至而力不䘏間關萬狀而氣益振走淮
之心有如此水我人我民我疆我理獨有入海萬一振
起天實厭宋臣力竭矣慨慷就停氣言愈厲談笑燕市
取義得義一言一動足為人師若曰父母有疾不可以
難愈而不樂則百世之訓彝厚顏鄙夫偷生一時死何
所遺壤腐氷澌公乃不死孰得失之可疑見諸圖繪固

秋霜烈日之梗槩而景星鳳凰足以慰後世快覩之思也

勅賜吳宗師畫像贊

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臣全節生至元六年己巳越後至元四年戊寅年實七十集賢臣授其師開府儀同三司上卿玄教大宗師留孫例奏圖其像勅通奉大夫前中書參知政事知經筵事臣有壬贊曰

密用龔常大方無隅淳和內融光華四敷挹之其淵持

之若虚執道紀以御衆有世不能喙其心而但迹其膚學研古先業豐詩書人以為仙臣以為儒盖遁迹於清淨而游戲於世途竹宫桂館玉佩霞裾天威不違顔咫尺餘五十載扶正議引善類陰芘於衆庶有當軸之所不如而見之祝釐者特其土苴之餘當杖於國益健而腴昔李少君自謂七十嘗見老人之大父豈誣人而自誣而松喬之有筭方自此而權輿將從猶龍於反景日室之山握青筠而與五人者俱覿帝心之簡在示殊渥

於繪圖豈望仙乎恍惚殆旌賢之遠橅天子萬年臣敢不竭報以一愚也哉

澄上人龍贊

今上皇帝躍淵桂林報恩寺時釋師澄實住持宸翰超詣師有功焉皇帝即位之三年名入朝恩數隆渥可謂希世之遇已有壬奏事明仁殿始識之將歸出墨龍求贊有壬既榮其遇而復有感於龍也為之贊曰

九淵神龍屈信惟時有天者隨龍不自知其屈也獱獺

皆得而嗤亦莫得而我危其信也飛在天而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而一物不遺怨不爾報德必爾追是盖善善急而惡惡緩又天心之仁愛而實寓至公之無私使子高而有知九原之下寧不深愧於我師也耶

杜緱山畫像贊

淵乎衷粹乎容謂秋而栗復春而融慨見盎其莫形惟至和之積躬方淫哇之沸土發希聲於鴻濛工而去華博而有宗帝憫悾侗挈臯比以付翁爰暢而聾爰豁而

蒙雖用世之不充而流澤其未窮有孫亢先戩𦒍躍驄
貤爵疏封實大且豐若夫美盛德之萬一非敢為里巷
之私盖以示天下之公也
贈陳謨贊治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太尉上柱國追
封趙國公謚忠襄鄂摩克公像贊
密雲未雨佳木未實蕩而戕之伊誰我尼然澤之蓄者
其時出柢之深者其枘植維鄂摩克為國之望盖有拯一
時之炬赫漲於昔而涸於今又孰若昔之嗇而今之溢

秩登三公封疏大國靖言思之實昌以徳子孫孫子千載一日

贈光禄大夫司徒柱國追封趙國公謚宣定鄂摩克公像贊

鴻濛剖世坱圠啟春結繩易俗羔羊肇文控弦悉材載筆惟人帷幄不出謀猷是詢器可受大天胡遘迍厚徳所泊孫而復身恩崇地官益著人倫裕後無斁有説有振

盧陵劉須溪父子三人畫像贊

讀其文於生識其貌於死接其子弟於世而拜其父兄於紙求兄以弟求父以子雖無丹青盛美彰矣況翁之文方流傳而無止也

白澤圖贊

白澤像世謂可厭不祥雲莊侍御為龎允中提舉圖之余為贊曰

有生賦形孰探其鈎或偏而漓或正而淳是吹萬之不

同而受化之所因曰神斯龍曰靈斯麟復有在理靡常舉世無羣慌惚有無而不可致詰則又精氣之奇變非罕豢之可馴禹鼎象姦而或遺齊諧志怪而未陳奔走魑魅清敉户庭桃茢無功巫覡不神見諸圖繪其績且爾况一旦突出而得其真者乎

淮曹知事劉之彦出其先畫像五世三軸求贊五

世祖諱㩗字仲謙號南山翁金石州刺史

匪鄉而化匪先而傳窮經起家披荊力田其所以魁多

士開来裔者夫豈偶然惟積之深猶水有源故椒聊蕃衍之中見四世八桂之蟬聯滿床之笏亦無足羡者書香一脈常不斷而緜緜人皆知其為劉氏之祖而不知其為渾源山水之仙也

高祖諱汲字伯深自號西巖金翰林應奉曾祖諱侃字雅川豊王府文學祖諱從政字直卿昭信校尉監海縣稅

猗與先生芥拾危科聲華四馳赫奕鑾坡曾未衰暮飄

然巖阿散屣聲利沖融太和放辭粹古沛如決河世崇義方其遺孔多子能襲桂林之芳孫復衍慶源之波觀眉宇之清温風度之逶迤而一門慈孝之氣象蓋百世而不磨若夫丹青所不能寫者則有西巖之歌

父諱亨字仲通鄧均總管府經歷

氣邁而和學叢而治際時可為用復我違宰邑佐府百未一施乃昌以年田娛里嬉子克紹家夙夜思勵遺訓有嚴流祉未替我先之積我德之㤗我官之卑我後之

大

僧格實哩監司豸冠像賛

任法豸服制敬惟欽直蓋所性觸非其心有敬主內有頻著外仇視佞人德遇善類勿謂至堅佞則爾摧勿謂至柔善則爾維我昔斯戩人與其稱烱如清氷玉壺輝映秩秩憲紀矯矯藎臣風霜示肅閭閻以春惟其有不觸之觸使邪自正而屈自直此其所以為大過人也

興子初憲副林下小像賛

處讙求寂處煩慕清惟適之安亦人之情寂而求讙清而慕煩彼胥人者何適而安我一而安汝廹之移遇不可釋我儲汝施乃身車服乃心田野并介重輕雖用猶舍悠悠浮雲矯矯遐心杖藜幅巾招鶴抱琴此而痼癖彼而傴俯清泉白石實聞斯語

興子初豸冠像贊

昔有神物朔方孕精皐陶作士且不自明正邪紛糅孰究其極爰資爾靈以別淑慝法冠象之讒佞斯伏北庭

之英實稱其服不假堅銳濟吾之私彼獨何心惠文治之有鏘葱珩若若者緌嵩廓步趨周折左右化霜為雨易秋以春勿但要跪坐敬事而以自神也

赫僉事豸冠像贊

有美且鬈屹乎其標美錦夙製璞玉用雕西南之勞江湖之遥坻圍陽春姦摧巨猋賜環伊邇天衢趣軺又將頍太室以肅大禮戕螭首以懾百僚草木之微遂其繇條于嗟豸兮其騶虞之比乎

趙𦵔子淵御史畫像贊

玉琢其章春融其天栗而孚尹温而塞淵刷羽天池蜚英青年歷三臺而一節行無事以繩愆入為養志之子出為匪躬之賢而况伯仲叔季聱芻後先章之舉代揚之并居不足以比其盛而陳之難為馬之最良又以見世美之蟬聯其冠峩峩觸不直而咋不正夫豈恃鋭而無前惟大體之是存肯束溼而恒弦將康濟天下之民而易之以珪衮貂蟬也

自然贊

自然者鍊師談君號也君始從玄教宗師閑閑吳公學出提點武昌玄妙觀其徒黄明善為請贊閑閑余友也其取必端明善謹飭士也其事必賢雖不識知其賢矣夫善言自然者莫若猶龍氏其言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也道也自然也不離而三矣乎天外無道道外無天天也道也一自然也始於天而終於自然所以明其如是而後為天與道也一而三三而一其示學者指歸乎於

戲賢矣哉是葢不可以禬禳小數言也贊以辭不自然矣豈不自然而亦有自然者乎乃為之贊曰

蒼蒼生覆孰識其機日往月来其誰廼之沖漠無朕氣行理隨林林與三而孰自知心也其天身也其人不求其心不取諸身惚兮有物恍兮有象畢以授子巳涉勉強伊小數兮將無同白日生羽翰兮子其余從勿以功成事遂待百姓之皆詗

趙仁卿同知畫像贊

出而趍羼居而渟渾積勞皈章不緇不磷從容懸車嬰鑠八旬逢涌之澤各逮於裡身玆非仕宦之老成鄉里之善人乎

蘭石贊 為憲史董安卿作

揚揚其香漸漸其質香無人而不歇質振古而不易肯紉佩以寄怨孰攻玉以自沕清貞相資允矣二益培我馨德堅我定力蘭與石與君子是則

吳明德畫像贊

謂山澤臞青胡為紆謂聲利徒標乃爾孤將同荷衣浮游江湖抑欲拾芥易紫若朱仕耶隱耶并與介與子盖審於知命而浮湛出入於兩途者乎

可與畫像賛

直而有容剛而有制汎而能别儉而能施承家則獨肩其難施政則獨手其墜既優厥兄亦勝其季即兄季間兄又為不武之最弭耳而苟禄張口而待飼岸然其上但縮恧而增愧也

孫吾與畫像贊

士林之英胄館之髦書香世澤禮薰樂陶就道負笈布光沃膏培其已實增其未高有渟未抒有鍩未操匵韞不售賈用會遭將聲聞於天而一鳴於九皋也

蔡仲謙運使雲林小像贊

氣清而神完外癯而内腴御㬥嬰難持志無撓剸繁治劇游刃有餘身已瘁於𠝹歷友方樂乎樵漁經費需才鋒車突如曽未期月山積海輸鳯池討謨其席屢虚吏

垢待刮而民瘼仰蘇清泉白石雲樹茅廬胡為乎歸與

房先生畫像賛

昔主并試得俊曰房因梓之良悲橋之昂梓植日茂袍青鬢蒼橋也昂藏雨表郡庠告老賜緋八十四霜生逢接歎没贍餘光有作湔家有述繼芳伊作伊述汾流與長

如愚先生畫像賛

仇侯公度守晉寧政成而歸燕燕其里也復命典大郡

力辭於未及之年平生慕古人假古物以寓其意又自號古愚聞於時一日貽書有壬曰吾友胡助亦古愚也玆以古愚獨歸胡而更曰如愚客有工繪貌余惟肖徼子一語其勿吝夫名而字古也復冠以號今也滔滔雷同焉得而避之昔有同姓字於一時若杜子夏者未聞易而避之也字且不避況字之外者乎何獨公度介然自别於胡哉始聞而疑之即其號求其志而後有以見公度之力於進修而其志有在也末世滋僞聖人發古

愚今愚之嘆以其挾私妄作又不若徑行自遂之爲疾也如愚顔子也聖人與言有聽受無問難盖其眞積力久觸處洞然但見其不違如愚退省其私則見足以發明夫子之道然後知其不愚焉公度慕古人者也非古之愚者也慕古人而師顔子有餘師矣自古愚而爲如愚自如愚而爲不愚得之於心有不可名者也號與字云乎哉贊曰

謂其不愚黯乎其外謂其果愚皦乎其内以爲古之愚

則思不暗昧而行不自遂生乎今之世尚論古之人而無愧左圖右書以游以藏淵而時出絅而日章樂不可名號孰爾臧殆將造夫心齋坐忘之鄉者乎

白菊坡昆季畫像贊

檢校白君公嚴自號菊坡曰閒雲者其從兄公博也曰秋山者弟公固也廣陵李容璋繪為一圖境字幽夐風致閒遠使人有超然物外之想安陽許有壬為之贊曰

雲飛太空不閒而閒有黃者華坡香露寒涼風作秋萃

清乎山之三子者敢問所安盖託物以成趣雖異稱而同觀泄友愛乎塤篪寄襟抱於游盤觀無心之出岫豈一時之怡顏東籬之下悠然之見曠千載而相關若夫雲之澤物菊之壽世山之興寶其無愧淵明伯仲之間者乎

張天師畫龍賛為董此宇作

吁嗟靈物時屈時伸其隐德也淵潛自珍肆有獺而笑有獱及乎茫洋玄湫變化無朕孰名其神方在天而滃

雲雱當旱而作霖雨於以蘇百萬億之生民也

崇文監丞姚貢夫畫像贊

豐腴而清睟和而貞皦皦貴介巖巖老成聲華藉甚在庭及乎珥筆督刺躍驄按行不以觸噬而示力不以發擿而儌名曾日月之幾何固已騰茂實而蜚英聲圖書東觀英纏次登自公退食衣若不勝曰豈已能世澤是膺昔我牧閣先生實主文衡德沛淵泉言炳日星是宜名父之有子亦子之克慎於繼承崇德象賢尚亢

宗跨竈而莫之與京也

雪樓先生程楚公小像賛

有壬昔来京師雪樓先生楚國文憲程公在翰林嘗一再見之奔走四方不得日侍筆硯而知先生與議貢舉之有力也至正丙戌十一月諸孫世京奉小象示有壬俾賛其左不敢以蕪陋辭也賛曰

楚郢故墟有樓巖巖世半不知修阻孰探由公著稱嘉名遂洽乎朔南公幼為學演迤泓涵曾未施抒勝國已甚

楚材晉用乃能獨挺夫梗楠持憲中外人革鄙貪掌帝之制音叶韶咸和不徇物剛不来讒引年勇退秋風片帆塵空萬事之擾擾雲護一室之潭潭松陰入坐爐熏自參宛清揚其如在耳肅肅乎名談昔舉貢之始行一廷議之二三天荒盡雍乎歲弟鵠袍倏忽而朱藍顧區區之不才至襲公之氷銜雖拜圖懷人希彷彿於萬一而度德量力秖足以重沙礫之慙也

達實密彥修雲溪小像贊

厭膏粱之腴而釆山釣魚含鮮華之服而㡉帶長裾拂朝市之塵而居巖壑之僻刷貴介之習而為山澤之臞自非重於內而輕於外得其精而遺其粗孰能栖神於澹泊游心乎詩書長松蔭庭春酒在壺人間富貴之樂有及此迂疎者乎政恐不免於用世而亦將為一琴一鶴之徒也

馮公勵集賢山居小像賛

難進易退士行大較用世不免塵纓遂縛而吾心豈忘

乎山林吾身實寓乎臺閣爰因紈素想象真樂華胥已至迷途云覺風波有涘崦嵫復薄幸天假以壽康俾進退之綽綽策枯藤而徜徉觀浮雲乎寥廓平生之歡遂於今日人間之景聚乎一壑按圖大笑與汝無怍謂余不信有如此鶴

沖玄輔道凝素玄教真人成存劉公畫像贊

珠冠錦裳陟降帝傍雖祝釐有命煒乎其章而松姿鶴骨邈與世忘人知其跡託之襘襶不知其胷中之天自

有雨暘烈烈祖師昔友國殤厥宗五傳師也允臧討其濫觴實源吾鄉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況交游之契且卌霜挹春温而接餘光者耶

濵州知州蕭克復畫像賛

小漢從華族姓日蕃世遠寖泯流風故存矯矯總戎出際聖元餘慶之抒至於玄孫善源渾淪璞玉粹温紈綺席世詩書是敦奏刀歷宰神遇劇繁坦履優績爵弁以騫黄金横帶有朱其轓一朝政成肯蕪我園又將邀乎

命巾車於林慮棹孤舟於清洹也

至正集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至正集卷六十八

元 許有壬 撰

頌辭

瑞瓜頌

積善餘慶吉事有祥天人之理一也天不人不興人不天不徵太和薰蒸禎祥類生草木無知而有知者寓焉故賁英不出於昏朝而瑞芝不産於亂家也惟我外舅

奎章閣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涼國公
迂軒先生雄才邃學典刑一世元勲績茂照映古今嘗
擊大姦聞者褫魄天監丹衷竟履康吉天厯初爰立眷
注百度修舉引年歸金陵使者名賚相望於道而公之
志不渝矣勤勞五十年非優老有禄伏臘殆窘窘相能
貧大節斯見醇和之懿蓄而必發至順壬申後圃之瓜
同蔕者五禎祥所出近在戶庭方退然不居而多士已
刻之石侍御史河東郭公記之矣葢公之克享天心感

格有自福壽子孫綿綿如瓜瓞者此其兆焉有壬以諸
生擢科公實坐主行非絁宣過辱桓公之知旣厚且親
是用再拜而獻頌曰
太和氤氲旁薄堪輿橐籥潛寓無感不孚景星慶雲連
理同穎形殊氣一機捷響影有𢇛者實烝在樊圃黃中
萃美駢瑞惟五珠聯璧合植物知仁靈旣效質匪天自
人惟公植德惟心其田秉鈞執法垂五十年位極人臣
有籯不金角巾歸第一鶴一琴公曰斯禎天子在上休

嘉克叶聖德之暢爺包歸美老成是訣抑而弗宣頌聲載途其頌伊何伊公之休子孫綿綿百禄是適刻珉惟肖傳信有史甥也作歌用播遐邇

陳廷玉偕妻黄氏為母刲股頌

倥侗顓蒙均是降衷其至孰同夫忱婦俱有格斯孚三而一符我膚之股戕天之全豈名而然彼獨何其辞語勃䜭不其恶而

致慈亭辭為梁彦中助教作

荏之山兮幽幽荏之野兮沃以忝鬱佳城兮其下慘風
樹兮蕭颼炳精恍兮徹天淵以不亡兮視所天故隨地
以感觸兮矧狐兔荊棘之荒阡爰作堂於佳城兮直宰
木之陰森時思以安所止兮神恍惚其降臨緊我誠之
自存兮惟致斯著著存不忘乎心兮夫安得不至於永
慕彼較禮之嘈雜兮謂或墓而或家顧反虆之無文兮
初何有乎紛譁使茲亭之無作兮豈吾慤之不致維茲
亭之既作兮庶益勉其未至貽謀既底于法兮啟厥後

於日大亦善源之流祉兮川方至以汪濊霜秋兮雨春紛亭毕兮来諸孫塗炭兮敢墜其始百世兮敬事無止

弔淵明辭

憲史孫居敬藏淵明圖徵題無隙且及於予余惟是圖豈不以淵明風節超絶流俗千載之下想見其人而求其象耶然世方倀倀膠沐聲利顧委心去留富貴非願曾捧心效西塾巾慕郭之不若翾彷彿風節之萬一徒使縹素之象偕走塵俗九原有知其不樂於是也審矣

述古人弔莊之意即歸来辭韻而弔之曰

睠斜川兮山川故存人安歸邈天淵之寥廓徒惝怳以增悲究清規於既邁仰高躅其莫追屬典午之訖籙慨國事之日非匪懷寳而迷邦懼塗炭乎朝衣方滄海之横流蕩皇綱而湮微顧世忽宋臣妾飛奔揚戈飈回堊塞天門屹然砥柱中流獨存道伸時屈浮沉一尊彼裸將之膚敏強重甲之厚顔斁彝倫以攘敚舉外恬而内安玩陵谷於反手悲天步之間關芬華劇於飄風灼穢

跡以留觀班紛紛兮何拯豁犀往而獨還賴紫陽之健筆揭忠義之表桓吁嗟先生兮固遺世而天遊始絃歌以資貧亦未免於有求及不樂而徑歸信知命而無憂羲皇之上人曠今昔兮誰疇惟流行而坎止泖六合之虛舟世求肖於毫素視蟻垤為嵩丘盖知逐其聲而遺其實遂合汚而同流日挾走乎世途雖力憊而未休已焉哉先生來歸定何時祥麟威鳳世固難久留清魂悠悠無不之斷縑傳失真況與論襟期彭澤秫田在蕪

職詛或耔吾將摶元氣為先生之象磨崑崙刋先生之詩酌清風而薦明月洞萬古臣節而無疑

哈噶斯哀辭

哈噶斯取父字姓丁字文苑于闐人與予同登乙卯進士第倅固安州掾左司除禮部主事予佐吏部故游從為多改秘書著作拜監察御史又與予同官南坡之變梟獍黨與列據津要文苑喀喇子山暨予實同列遷戶部員外郎予在左司計事幸相見俄僉浙西道廉訪司

事遂間南北予居武昌適移湖北新制憲官各色止用一人長憲者同出西域即日引退臺報不允文苑曰無例且退持疑文冒進可乎堅卧不起予跧居絶人事獨相往来鵲山楚觀之絶頂梵宫琳宇之僻地荒域廢壘村居野池靡不至焉時絶江登大别宿郎官湖賦詩談論無虚日一日把酒相屬曰人生離合有數君間我退機適相投但恐造物見妬不終遂此先子監祁陽縣有惠政潛德未彰子亟銘之予不獲辭焉未幾予除兩淮轉運使文苑移山北

邸報同日至山北置大寧白霫地去京師東北尚八百里陸不可挈家水縈紆餘五千里扶病擁幼殆不能為謀予官揚州崎嶇來過曰我非瀆於進也主上新政不敢不行而老幼累我且都而杭杭而鄂鄂又山北有力且疲況貧乎鄂不可留揚米貴亦不可居杭吾樂之轂又差賤且其人徳我吾謀定矣迺命諸子買舟而東獨挈一僕乘傳而北予留之飲三晝夜而後去酒中嘗曰我作事素勇今殊猶豫何也予戲之曰人改常不佳君豈厭世耶迺大笑曰昔温公

記宋子才暴謔其言偶驗吾不信也因出臂示其堅實曰斧吾擊亦不死也於戲今迺真死矣蓋時方大疫暑行至東平主僕皆病歸抵淮安卒於舟中至順元年六月念三日也郡大夫率其國人奠之予既為位哭遣人省其墓告其家子穆蘇迎柩歸艤舟餞別之地哭為之慟監縣公葬祁陽遠不能祔予欲蜀岡買地處之木屑曰杭西山先人所愛因可守也遂謀葬焉母子力不能舉漕司暨他官府若嘗往來者共賻之得褚幣中統

餘萬緡旣襄事餘可經理其家淮東憲長達爾瑪嘗同官閔其貧請賻於朝不報初文苑爲固安隸京號難治民劉奉益橫甚賽祈烹五十羊聚羣不逞震動里閈執而發其椎埋焚剽數十事度不解逸去反肆誣構詣大官雜問禁中辯析明直劉置於法築堤堰三百里河以不害兩道凛然折强暴如拉朽蜀兵未戢按部直要衝布置施爲若老於用兵者統兵省臣薦其有將帥才可治邊事云内外持憲知無不言制吏輩噤不得出一語

平居論事慷慨歷落一坐盡傾遇則奮發勇往無前長於觀人某邪某詐默以相告後輒多驗作歌行豪宕如其人古詩清粹皆可傳也延祐初朝廷始以科舉取士天下之大才五十六人出官四方或懦於施或汚於賄歷歷在人得免訾議如文苑者無幾而天復中道晝之於戲惜哉予昔銘監縣公謂其多善未報當在文苑今文苑壽才四十有七賫志以歿此又何耶豈天又戹其身而大其後耶天道是耶非耶余益感矣嘗獨坐閱同

年錄十六年間為鬼録者十七人矣尚忍以區區聲利
置胷中乎或者視為四海九州之人恝然無情予不忍
也木屑將狀其行實求予為銘而其狀不至為之辭以
發其槩且以寫予哀云
天之生才兮亦孔之艱前不知其幾世兮後復幾年何
林林之百萬兮獨靳於賢器方適用兮隕復不堅雲未
雨而掃蕩兮華未實而摧殘豈繒繳之在天兮惡有翼
之高騫冥冥之中兮孰司其權昔君之北兮歌乎水壖

兮君之来兮丹旐翩翩藥膳匪良兮道路迍邅妻子睽隔兮良友棄捐我哀曷忘兮我言曷殫西山蒼蒼兮唯所便安玉樹森立兮澤流有源冀伸於後兮以報其前破不可完兮逝不可旋唯生無愧兮雖没猶存修短有數兮吾其舍旃馬革牖下兮非蟻則鳶九原有知兮其然不然

歐陽生哀辭

歐陽達老年十九侍父翰林學士原功入京為内舍生

學已有成越三年以疾卒至正改元春歸葬瀏陽先塋原功以書來曰兒旅櫬行幸哀而辭之使與閩詹同不朽存没可無憾余方悼亡不暇自哀而忍重違老之哀耶昔詹舍朝夕養將以為父母榮志未遂而死昌黎之所以卒詹志也原功為名學士無假達老之榮達老可無憾而原功不能無憾也余於原功為同年情義尤篤在江南聞其慟至於傷棄官挈柩歸有詔止之遂苐僧舍一年今年治行有日又有詔不得行不

得已遣家人護之歸其哀不能釋也予忍悼亡之哀為之辭以釋其哭子之哀於此不用吾情惡乎用吾情辭曰

天高兮地卑游氣紛糅兮物萬不齊何盜而壽兮何仁而夭豕苓遂帝兮荃蕙化而為茅生之姿兮孔休生之業兮孔修志有樂兮離無憂養父京師兮以藏以游生之疾兮良苦生之沒兮道修以阻不忍委兮嬴博曷遙歸兮湘楚湘水兮楚山鳥羽墜兮虛舟還薊雨兮燕雪

髮日白兮衣誰斑橋卬兮梓頫椿色悴兮桂纏宿莽伯

魚無榑兮童烏有文嗚呼哀哉我思古人

至正集卷六十八

至正集卷六十九

元 許有壬 撰

文

焚告祝文

高祖考府君 高祖妣夫人

惟木之蕃由本之貞惟流之長由源之渟我先濬植實茂且泓以有餘慶曾元是膺後先匪間一脈惟繩泝源

究本蒙恩敢承恩光有素享則一庭洋洋在上來格其寧

曾祖考府君　曾祖妣夫人元氏

稱人之善猶本其父兄錫命顯榮非先澤不能也以有壬之不才而能推恩上及祖考既崇且華者豈愚昧自克有為實我曾祖考妣之積之致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也致嚴之禮敢不原所自耶

祖考贈亞中大夫彰德路總管輕車都尉高陽

郡侯府君　祖妣高陽郡夫人宋氏

昔在潁川族大以華公始居相實開我家植德累仁乃不中壽惟窆於躬以暢厥後嗚呼祖妣凜凜孤貞撫義先子業精行成諸孫無似守厲氷淵冒列有位立基自先追榮既均疏郡維鄉積善之報桑梓亦光伏念由來感慕何極展慕未期君恩敢尼焚告斯恪奉有曾孫以假以享永託後承

顯考從仕郎會福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庫

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高陽郡侯府君

惟我先公德厚而禄不稱才大而世未施孝義無愧於古人著述可傳於後世棄諸孤之五年有春官大宗伯之命天之報德湮於昔而沛於今者葢遲遲有時也有壬不肖教育之意百未副一而傲幸擢第歴階三品官封及於先公非遺德所及不肖能之乎謹塍勢以告

顯妣高陽郡太夫人高氏

惟太夫人慈恕恭儉用昌吾門母儀婦德貽範諸族初封恭人進湯陰縣君高陽郡君遇有壬為兩淮轉運使而進今封焉命下則棄子孫且四月矣於戲痛哉孰謂疏封慶禮而遽以凶服行之耶五内崩裂泣血以告

故兄大理路軍民總管府知事府君

惟兄節儉成業勤勞訓弟純孝之誠沒當不異昔在膝下有慶及親綵衣奉觴嬉笑生春二代考妣新命於赫惟兄之願茲焉幸畢蕆事致嚴祔饗是宜追念夙志其

樂可知

亡妻高陽郡夫人趙氏

子有柔順之懿孝慈之貞荆釵絹弊窮年食貧我官御史始封恭人乃讓祖姑縣君郡君我禄稍益子復不辰幸收桑榆大沐聖恩三品郡封與姑並臻隱卒不愧生悲益新

遣王孫文

人間長吏山中道士天飛言還斂形戢羽翠鵠萊蕆

翳湮偃潴夷嶕甓扯茸敝以居下視闌闠羣木蔽虧
俗坌曼絶蕭然有山林之姿客閔幽寂缾物獻焉狀
如老翁殭殭噎噎跳躍驚掣絶巘荷鐵慧黠易馴若
伶書疲縱觀盧胡絶纓或縻樹腰緩索使升捉腐誤
墜瞥然超騰窈裊遠揚空虛是憑謂宜聾蟲或縶於
櫪拉尾擷駿掇耳溲脊反背跨頸俯懸狐臆拔蔽擇
菽籔揚掇拾得食倉皇且攫且顧寶嚥瓔垂旋推如
注蒼頭弛汲赤脚費炊乘閒撫玩甘篚樂咨狎而捫

虱無亦妄持孩童欲顛吸呷忘疲投果擲瓦張斷怖之遇杖瞑目若伏若拜釋才跬步倏復故態坐方狗踞卧復免偃千回陟降百狀變見守者不謹紐斷而逸東里告災西舍稱屈或疑陰妖徧走巫覡隣寐曳衾兒繃褫裹越廚碎器入竈噓火果彈生熟囷揮積貯甫見南堂俄登北堵寸地皆歷萬瓦枚舉一臺裁植心勤形瘵小山叢桂狼籍破壞有槃盆菊長悉盈丈花開如杯風韻高曠凌折僵仆瓦礫紛蕩幽蘭挾

根穉百徹皮葡萄既斷芙蓉亦摧黃圃如掃紅皺不
遺鏡池畜魚且飲且浴輕如鳬鴨奄忽出沒夏畦勞
止枵腹待充菜菔告盡殃及韭菘揷架皮書酷甚值
秦卷軸紛披裂帛曳庭矢激電逝捕影無偵罝罕勢
沮彈射技窮盍一去五日一坊幾家無不被其害者
於是竭智出謀誓報其侮匿僮簏中說機闔户環壁
窒穴獨啟一路遵行布餌大貯於屋其來也趦趄彷
徨四顧前却闖不見人漸至於閾及坐未幾引領人

立既行復迥乃始勇入繩牽樞動居然無隙逵窮蹲
桴怒吼若詈嬰栱翳杌益示巧避竿撓犬怖憊而後
墜爰命殺之以踐余誓若有告予者曰眉山長公謂
人弄弄人柳州憎而著文予不是察而飼之使肥導
之使嬉是納侮也納而怒之已昏孰甚焉刻其性若
是殺果懲乎余愧其説為之文而遣之且以戒畜者
云

逸居兮食豐昧厥施兮伊何功娱我幾何兮陵侮是

叢我不爾仇兮方閔爾窮遣爾歸兮山之幽山木有
實兮溪有流饑齕渴飲從爾儔過河而泣兮實枯魚
毋狃幸免兮將腊爾軀

新居告廟文

伏以營宮室以宗廟為先蓋有明訓去鄉土而江山雖
美豈敢懷居然先子昔南來之時而此邦實首蒞之地
於焉生息遂爾滯留大理兄是以繼志而經營不才等
因之稱家而構築祠堂有翼正寢繼成皆祖宗積善之

餘又考妣生平之志謹茲涓告用告落成既蕆事而奉迎永妥神於祐啓願推純嘏以昌後人

祭沙卜璘居仁中丞文

唯公生於貴胄禀有淑質濟以華學申以定力氷釋蒙習身心鄒魯從容道義周旋規矩孝能養志忠則致身一代枚卜如公幾人持書南臺吾亦冠豸辱知之深實異儕輩忝司淮漕重任曷勝公慰而教子將有稱茍免瘝曠復叨超秩喜見顔色謂言不食憧憧于役路實過

門公不憚煩禮意益敦江壖送留風雨飛鞋一堂傾倒

百壺資送繼閫執法表勵南紀將期德政兼善均被彼

蒼者天良殲哲萎易名隱卒忍尚不施扁舟此来念昔

送迎茫茫公迹踽踽余行豈無公貴猒飽甫肆顯卬圭

璋夢戉暫侍觴酒幾何爰假遲心公乎格斯鑒此哀悃

先公祠祝文

惟至元五年歲次己卯十二月乙酉朔越二十一日乙

巳孝子具位有壬敢昭告於顯考具位府君惟我先公

讀書浩博而尤工於經制行高潔而尤著於孝安貧樂道無愧古人篤信力行罔顧流俗奉魯郡夫人致敬致樂居喪哀毀幾至滅性其薫而為善良者不知幾人也有壬叨冒逾分皆我先公身不自享餘澤之所被而履危涉險幸不至辱先者又嚴訓之有素而范佑之有自也得請南歸拜掃洹阡刻銘神道江夏家廟奉守有嚴惟是璪江實我先公廬墓之地士之承教而興起者恢拓祠宇以祀先聖以闡學校廟堂嘉惠署額設官即倚

廬舊基象設附祀在人且爾於不肖當何如是以由鄂沂湘肅恭來省山川環抱清淑蜿蜒神居攸奠輪奐翼翼手植松柏鬱乎成林而蒼蒼入雲矣交游故老戴白傴僂扶杖皆至撫樹哀感昊天罔極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祇承祀事尚饗

祭劉傳之御史文

維年月日具官許有壬謹以清酌柔毛之奠致祭於亡友贈通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蜀

郡劉文肅公之墓惟公業精於勤學本於儒淵乎泓渟
温其璠璵昔玷南臬公實協恭羣議聚訟儒守武攻棻
室道謀公獨我同中書兩曹機務是膺公右我左一日
同升副憲淮南承乏之作漕暌離合并一笑傾倒升堂拜
親握手論文脫落流俗尚論古人雲萍之蹤又復南北
公位雖隆年則未及俄聞引病請老賦歸我高其行馳
書賀之山林幾時松柏遽萎慨臨哭之無由辛託銘於
豐碑揭来㺚江省先子之手植遵彼嶽麓拜佳城之崔

嵬雖朋友之墓有宿草則不哭而平生三仕之合始終二家之契詎能止涕泗之交頤一觴墓前公其格思尚饗

石龍神祠禱雨文

伏謂天之所以生長百穀者雲雨是先其行其施神司其權令秘厥靈深潛於淵遂令恒暘徵咎龜我大田嘉穀欲槁惔焚日燀砮砮疾民饑饉將癩神惠斯土其忍恝然牧者獲戾民兮何愆愆誠格斯應肸蠁在前幸驅屛

翳騰波上天以降甘澍渥枯為鮮祀事敢怠欽於永年

崋山禱雨文

惟神血食此方積有年矣稽諸載籍參以民傳咸謂神憫人答誠若影若響今兹亢陽之候甘澤不流雖未至雲漢之太甚而穀苗盈疇侵尋半槁勢甚可憂吏其不職罰宜及身毋重民困神其享佑急降甘雨不唯釋長吏之譴且以徵神之見於載籍民傳者為不妄而今而後血食此方世世無斁

城隍廟禱雨文

人力之所不能者必求諸神夫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聰明正直而一則惠罰無爽有感斯應況明神秩祀一州封部之中咸在庥庇今旱為民虐敢不一告遼州當萬山中地瘠民窶有年猶困況重以饑今不雨其如養生何其如輸官事神者何令人以人之所不能神之所能者告神矣神食於土能勿憐之乎罄折悚慄以竚甘霈

至正集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至正集卷七十至七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曾起

謄錄監生臣左德濬

至正集卷七十

元　許有壬　撰

詔制表牋璲啟

命相詔視草

上命眷命皇帝聖旨洪惟祖宗遺大投艱于朕雖繼志不忘于夕惕而圖功未底於時雍方今承平日久玩愒是懲中統至元而後曁朕踐阼以來播告申嚴良法具在

而所司廢格上下因循馴至吏弊日深黔黎益困豈總於上者不專其任應于下者不能不戾歟若稽隆古之規惟重一相之選事機有統治具斯張中書左丞相伯勒齊爾布哈練達古今敭歷中外忠貞久孚於王室寅亮已著於天工揆諸輿言實予良弼今特命為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董正百司修明庶務以端政本以厚生民易風俗之澆漓振綱維之弛縱首隆倚注力事率輿表獨運於

泰階新羣聽於渙號敢有隔越奏請中書政務者以違制論於戲凡我有官君子食朕禄而治政事者其各竭爾力殫爾誠以資佐理以副朕求治之至意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贈擄忠宣力崇德守正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右丞相知樞密院事西域親軍都指揮使上柱國圖固勒布哈追封永平王謚惠穆制

東藩扈戰駿功已效於妙齡上爵推恩䘏典宜增於没

世况生子方隆於柄用而易名可緩於褒崇具官某質
禀竒英器推雄厚載考家聲之舊實基天造之初武校
蒐田念民饑而亙旆秩隆内帑節國用以豐財報上以
誠隨地而見致九重之遣使續萬命於更生蠢兹朔漠
之震驚敢煩天討允矣天庭之練習實在戎行破竭敵
而言旋辭厚賞而弗受讜言方進良材遽推緬兹遺烈
之若存爰賀纍章而弗愧師垣進職示國家酬德之公
異姓追王為臣子立功之勸

永平王妻大都格加封永平王太夫人制

疏王封而隠卒既砥礪其臣忠從夫貴以發榮用規繩於婦道其夙生淑德早配名門起家從儉素之風教子盡憂勤之力金幣昔覯其峻却遺訓克承衮珪今致於奮庸世勲益著傳芳有自錫命是宜伉儷雖均鶴髮擅人間之福幽明何間鳳毛炳池上之輝

賀天壽節表 遼州

氣新天宇惠風廣吹萬之仁電繞斗樞華旦應重三之

數祥開泰運慶衍洪圖中賀欽惟皇帝陛下允武允文克勤克儉柔遠自形於干羽守成專務於詩書綏萬邦屢豐年寰宇適泰登之世釐百工熙庶績賢才又大比之時躋民物於春臺納乾坤於壽域洪纖被澤迯邇騰懽某等職守一麾心馳千里録陳金鑑阻從稷契之班頌剗玉杯願祝松喬之筭

册皇太子賀皇帝表遂州

主鬯承祧一索首推乎出震顯謨啟後兩明足繼乎重

離位正前星恩均率土中賀欽惟皇帝陛下武能靖亂文克守成奄四海之大以作君為萬世之計而傳子青災肆赦典刑薄五宥之恩賦稅寛征仁政寓九條之詔纂鴻休於祖訓詒燕翼之孫謀神器有歸皇基益固臣某等幸叨下郡莫罄歡誠日重光月重輪盛德已昭於雅奏書同文車同軌寰區永底於隆平

賀登寶位表山北廉訪司

出震承祧夙著重華之至行體乾繼統誕昭萬世之常

經品物皆春神人胥慶中賀欽惟皇帝陛下聖由天縱敬克日躋尊太后稱太皇首明孝治任舊臣遵舊典益固皇圖深仁溥五宥之恩新政布七條之詔人心同乎舞獸神器安于覆盂綱紀修明規模宏遠臣某等叨居憲職幸際昌期日之升月之恒永接無窮之緒天所覆地所載悉歌有道之期

賀太皇太后加尊號表山北廉訪司

位正三朝極今古隆親之道文加二太見聖明報本之

心慶集慈闈光增縟典中賀　欽惟尊號補天著績夢日開祥賛燕翼之嘉謨際龍飛之昌運為天下母挈神器而置諸安契上帝心有大德而得其壽惟原抵之深茂宜位號之崇尊臣其等忝列清班阻陪盛禮徽音徽德幾年深教育之恩文子文孫萬世繼怡愉之養

賀改元表山北廉訪司

躬成大禮煥十二章備物之儀數紀初元張萬億歲太平之本寰區均慶實歷用彰中賀　欽惟皇帝陛下輝光

日新智勇天錫行封贈而勸臣下率興稷契之心蠲租稅以厚民生隆復唐虞之化無匹夫不得其所謂至治誠在此時名與實符事皆道協臣某等班違拜舞職忝澄清和氣祥風舉世咸陶於元造秋霜烈日徽忱敢竭於精忠

賀正旦表　山北廉訪司

春首四時鳳歷正三陽之序王大一統鴻基衍萬世之休懸政不愆履端伊始中賀欽惟皇帝陛下中和致理

仁孝承先乾坤咸囿乎雍熙謨烈益祇于承顯奮英斷而端本風霆寓生物之心乘大明以御天日月煥敷文之治惟憲綱之力振尤祖訓之恪遵運際期昌恩均率土臣某等叨陪烏府阻序紫宸豐以禄榮以官懼莫効毫釐之報長如川峻如嶽願益恢宏遠之規

承召病不能赴謝表

具位臣許有壬謹言准中書省咨為臣有壬辭職欽奉聖旨節該依舊勾當裏行者欽此伏以政府無功方擬

復兎園之業使華將命游令聯鳳沼之班撫已多慚陳情有請臣有壬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乾坤定而貴賤位上下辨而禮義明或令或行有綱有紀惟臣有聞召不俟駕之義惟君有在病而予告之仁是蓋察臣子之至情于以示天地之大德古而歷舉今亦多聞如臣有壬者猥以寒微冒登科第夙蒙殊渥兩參預於中書遹奉德音遂綢繆於左轄固辭不獲黽勉以承若臨淵而履氷猶挾山以超海侵尋十載已昭績用之弗成聽

望九重乃宥迂踈而不責況以持身未至訓弟有乖不能儀刑于一家詎可輔毗於大政謝事以退明日遂行不謂遽徹宸聰遠承天寵紫衣傳詔旣灼示於新恩白首拜嘉俾尚仍於舊貫臣有壬自辭職以來行藏雖決憂畏彌深思先臣松梓之墟復興至念以微臣蒲柳之質因致沉疴是以聞命戰兢仰天惕厲捐身固係乎臣職乞骸蓋屬乎君恩精力日衰報効弗加於犬馬材能輩出都俞方協於鳳麟固宜揣分以避真才求醫以

延殘喘瀝恍至此負罪謂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克寛克仁無偏無黨經筵時御講明法祖之宏規聖學日新揚厲光前之偉績神武而不殺廣大以有容春育海涵天覆地載無一夫不被其澤使萬物各遂其生以至樗櫟之材亦均雨露之潤伏望益推曠蕩遠燭隱微察臣戇直而勿欺憐臣衰憊而實病放歸田里俾為盛世之逸民感寓聲詩願繼康衢之順則臣有壬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冊皇太子賀皇太后箋 遼州

聖資備德徽音允著於思齊謀重詒孫盛典式遵於燕翼得名既正錫慶惟均 中賀 敬惟尊號寶歷承祥銀潢衍派以天下之本在太子佐聖君之治於內朝建嫡以定人心為億兆姓生靈之計主器而安宗祏啟千萬年社稷之休是雖睿筭之難侔實自慈闈之有助臣某等職叨一郡歡倍羣情孝奉怡愉至養已兼於逢吉模恢宏遠皇圖益進於無疆

賀皇太子箋 遼州

主器莫若長子宗祧衍奕葉之休繼明以照四方化日協重光之象誕膺顯命永視宏規中賀欽惟皇太子殿下睿哲在躬妙美居質風著問安之孝宜承監國之權甲觀閑祥和順英華備至德青宮翼善左右前後皆正人民生咸遂於春臺國祚益培於磐石臣某等忝分西郡阻賀東朝定本正名已接萬年之統上賢尊德行躋三代之隆

正旦賀皇太后箋 遼州

祥開寶歷陽春均播於人間位正宸闈至養已隆於天下有生咸遂無物不新中賀敬惟尊號勤儉聿修仁明夙著稟懿行而符坤順嗣徽音以致泰和靖難守成默賛吾君之治奉先廸後永為聖代之規德與日以俱升慶如川之方至臣某等忝司外郡阻賀内朝五福躬全久底期頤之壽萬年天啟益隆洪遠之圖

賀千秋箋 山北廉訪司

大鈞播物四陽應節於中和少海澄波萬象涵休於潤澤慶闗宗社喜溢神人中賀欽惟皇太子殿下性禀慈仁躬行孝弟本既立而天下以定名一正而神器有歸機務總裁賛聖明之政教言辭告誡聳臣庶之觀瞻接大統於無窮囿寰區於至治臣某等職叨持憲賀阻班庭監國撫軍九有方隆於付託參天兩地千齡允洽乎雍熙

擬韓堅降授後謝表守東通州明初有擬謫韓堅制戱而甚佳因亦擬此

年月日臣某降授炎州團練副使火山軍安置者臣伏以天道分消長之期違天者蓋不可追水利在通塞之際行水者是宜有辭顧坤陰素稟於冥頑而春陽遂稽於融釋平生清苦嘗與蘖俱僻地孤貞肯隨羔獻魚已負而未使之出狐既渡而益肆其妖馴致其來非自作於不靖好生之洽乃特見於惟輕薄示鐫移盡寛爍鑿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正位凝命順天應人知其頗重厚而無心況亦因喜怒而致罪長萬里厚三丈未至於斯

緩三尺削數階已適其抵然單辭乃往聖之戒而旁逮非釋已之私解釋東風何遲遲而不至沍連北陸故皎皎以自持罰也各有所歸臣乃獨受其坐身投遠裔其何以辭言出至情亦所不免始凝而至初心雖悔於履霜不容之愆餘忿敢形於雨雹昔我履者甚若臨淵今身及之殆如入甕火山熾烈已甘澌燼之無餘凌室深寒尚冀收藏之有待

修喬江書院疏

道無逺邇猶水泉之行地中時有晦明如日月之在天上蓋人心或眛於物欲而天常豈間乎智愚建學使教育之有歸立師使知覺之有自若稽隆古徧閭巷與國都爰及聖朝由路府而州縣惟鬱鄗聽衆以興廢故庠序視人而有無斯民本堯舜之民何地非鄒魯之地喬江書院者經始宋季再建國初皐比之座既虛伊吾之聲遂絶星霜變易宛有故基風雨傾頽鞠為茂草義士窘於獨力學者嘆其無從主領黄文復先生以篤古為

人師以興廢為己任買田築館弗遑寧居問道傳經漸知矜式一簣不止則九仞有終丈席僅完而萬間未構十室必有忠信況連衽之成帷衆流可為江河沓盈科而放海將見風移俗易薰晉鄙而皆善良義重利輕化齊民而出俊傑共成盛事側佇羣賢

霸州創建老泉書院疏

霸州即文安縣在今畿甸之内老泉蘇先生主簿是邑湖廣儒學提舉李元鎮先生世居此土欲即其地創老

泉書院以祠三蘇割已田二頃以奉祀事然先聖殿廡師生堂舍規模粗定未底落成且欲買經籍作樓度之而其費不貲當世公卿好義君子必有能相其成者伏以尸而祝社而稷盖以章盛德之人術有序黨有庠是又育英才之地且君子所過者化寒暄未變其流風况文章可得而聞星日照垂於奕世故必有追古淑今之舉庶可為移風易俗之基睠此文安近居畿甸在昔有宋作簿曰蘇遯學雄辭冠當時而獨立高標餘韻儼今

日之猶存權論何嫌乎說兵辨姦有係於匡世一門忠義前後無倫二子聲名遐邇同著彼黄有東坡之位而筠立子由之祠天下知修於幾區大老獨遺於此土典實明時之缺責其吾輩之歸湖廣儒學提舉李元鎮先生倜儻俊才浮沉冷職著書早徹於宸聽作事無愧於古人栖棘懐賢發三百年之浩歎維桑感義念六七世之故鄉慨然任草創之勞茫乎若綿蕝之設披荆棘構祠宇雖負郭二頃之已捐市典籍闌闠宫正為山九仞

之伊始宏規須倣四書院多助必籍諸名賢道域既恢

義塾斯啟寒泉秋菊薦眉山父子之堂春誦夏絃興皇

元俊造之士共成盛事肅竢芳題

上右丞相啟

伏以統百官以掌邦治方求連茹之征報一飯而辭大

臣况遘采薪之疾在心有藴因言以宣竊惟涉巨川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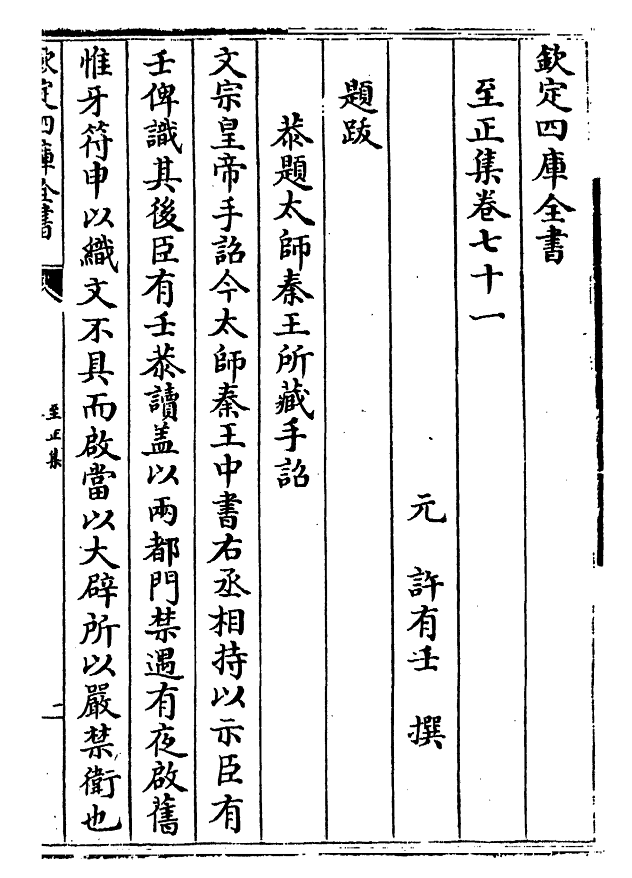
待於烝徒構大厦不遺於小木是以公卿之論道貴乎

陪貳之得人非籍真才曷毗大政茍有知非而求志亦

當行恕以包荒恭惟右丞相閣下大手補天奇功盖世負兩間之重大佩四海之安危豈惟救弊於一時盖欲躋隆於三代奮庸實效名爵重而倉庫充報主誠心天地知而鬼神祐勞而不伐謙以自卑是猶海嶽之高深尚待涓埃之增益為國家而下士寧辭吐哺之勞使山野之陳人復與在廷之列有壬初無學術忝與科名本期州縣之服勞馴誤省臺之遴選承恩逾分苟禄招愆三玷兩司人已疑其辯幕四叅大政身遂致於負乘在中

書且二十年來游辭知幾百輩每念出言之傷易常切自懲然逢持論之失平又循故習守法不回而忤物未免齊家多愧而佐政何裨慚伴食之無功幸投劾之有故斂裳宵逝養病野栖鳳閣朝元夢寐押班之上相鶴書赴隴收羅委地之棄材領清誨之渠渠重緻懐之耿耿勿藥未占於有喜趨朝寧免於後時顒望高明俯垂矜察小人乘君子之器自虞慢藏之憂大賢立邦家之基願頌有臺之樂敷陳語淺皈倚心長謹奉啟以聞

至正集卷七十



至正集卷七十一

元 許有壬 撰

題跋

恭題太師秦王所藏手詔

文宗皇帝手詔令太師秦王中書右丞相持以示臣有壬俾識其後臣有壬恭讀蓋以兩都門禁遇有夜啓舊惟牙符申以織文不具而啓當以大辟所以嚴禁衛也

臣有壬昔參議中書實出御劄而小臣數奇不一月憂去追恨不能有一字之補而切有說於今焉伏念人君之責在乎得人聖人有金城得人之謂也惟太師在天歷初當汴兵衝參謀秘策與奪如神使乘輿達京中原不驚今年六月又討不軌其難有甚於汴者其功豈但䕶一門謹啓閉而已哉宸謀淵深申畫周防古聖人重闗擊柝之意也若夫任得其人則又君逸臣勞之大節焉臣有壬故敢書此以助聖君賢相擇人之萬一云

恭題太師秦王奎章閣記賜本

文宗皇帝遊心翰墨天縱之聖落筆過人得唐太宗晉祠碑遂益超詣蓋其天機感觸有非常人之所能喻者開奎章閣書製文刻石閣中摹本出天下聳觀揭如日月雲漢之賁萬物也當時霑賜非殊眷不與太師秦王中書右丞相奉賜本俾臣有壬識之臣有壬竊惟帝王之德業雖不係乎書然寸心之微衆慾攻之不惑聲色則荒游畋萬幾之暇誠絶衆慾深宮静几寓意乎書心

正筆正出治之源於是乎清矣況記文所謂崇德樂道頌祖訓戒守成遠不執不物所以陳王業貽孫謀者本末周密帝王之道盡在是矣誠歷代之大訓也

題歐陽文忠公告

文與道一而天下之治盛文與道二而天下之教衰經籍而下士之立言力非不勤也辭非不工也施之於用卒害其政者與道二焉耳昔蘇子以韓愈配孟子而以歐陽子為韓愈天下以為知言後世不敢有異議者韓

也歐陽也推而達於孔子之道也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又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嗚呼此歐陽子之所以為文而先儒謂自荀楊以下皆不能及者也有壬幼讀其書即知好之見其紆餘委備容與閒易初若易入望洋而嘆而後知其大且至也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玄原功其後也登延祐己卯進士第名能為古文頳州後子孫散而四方能世其學者原功耳出所藏至

和元年五月告身示有壬曰太師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時雁太夫人憂服除以舊職起此其告也陵谷變遷歸然獨存傳而至玄玄也歷冑館奎閣奉常太史幸不至墜世業子吾同年其為我識其左又曰子以參議中書省事毋憂去官服除亦以前職名古今事有相契者其併記之有壬早讀歐陽子文得與其後同年而又相好故敢以謏聞識之若夫德業之不究而以迹之粗類者委之豈原功私我之深遂忘其

擬人以倫而傷其知人之明耶將原功警我以希賢之學耶警我以希賢之學也則不敢不勉

題鄭裕卿孝行詩卷

庚黔婁為孱陵令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即日棄官歸家時易疾始二日余童穉誦故實及此雖未有知而竊有感焉年十三在鄂休日從諸生出嬉惕然有動於中意太夫人當暴疾有青竹立牖下必策竹徙倚亟歸視之果策竹以立言疾狀甚苦藥數日始愈於是益

信黔婁之事為不妄以語人或信或否甚者謂索奇近名遂不以語人第默求之以徵人心之所同然者棗強鄭邵裕卿為仁虞掾扈從梆林至大辛亥正月廿九日忽心悸意其母疾告上官得歸二月五日抵其家則母疾已不得語但泣下頷之是夜棄代倘非至情感觸奔走一見裕卿之恨窮天地亘古今其有已耶嗚呼銅山崩而鐘應春木花而栗芽物之以類相感者其捷且爾況子之於親乎子之於親身雖二而氣則一焉身親之身

也親有疾痛身雖不知而心為變理之常也惟其篤愛日之至念厲先施之血誠跬步之頃不忘其親則氣之一者無所往而不在矣其終也羮且見之墻且見之齋且見之而况其生乎彼陷溺其心者則不然亦惟有是心者為然耳裕卿為三臺御史僉憲三道皆有聲生能養其志而沒能及其生其亦可以無悔乎朋游知其事將播之歌詩俾余為之序嗚呼黙妻已矣裕卿無母且廿五年吾母見棄亦五越歲矣尚忍舉以為言耶其忍

泣以書者庶後之觀此其亦均有所感焉

題牟成甫作鄧平仲傳

余昔漕淮掾廬陵曹汝霖出其父士弘先生志銘存沒贈挽序文歌詩因得其人焉士弘識遠氣豪博學強記僑錢塘宋餘黎獻名伏一時者皆稱其有史才最後鄧憲使善之袁侍講伯長直以宋史期之而士弘亦自任也陵陽牟成甫嘗作鄧平仲小傳濟邸事略寄士弘備紀述汝霖又以寄京師請識其末余既悲其年之不昌

史之未成也而重有慼焉國家得宋而天下始一三百年道學之明家法之正人材之多文物之盛三代而下無與倫匹其國可亡其史不可亡宋之史我之責也人亦有言列聖復有成命而宋之亡也又非與秦漢以來國亡而文不足徴者比天下之裨官野史碑銘家乘亦旣蒐致史館而因循六十餘年何哉竊惟混一之初故老具在此可乘之機而釋之當時士大夫不得不任其責焉大德初余讀書江南猶及見之從問往事歴歴可

稽距今又四十年而彫謝無餘矣接父兄緒餘有志如士弘者豈易得哉匹夫奮臂而出欲負千鈞之重非有烏獲之力不敢也僭人之爵而職其事者乃不勝一匹雛可乎士弘沒矣宋史將遂已耶天下之大寧無其人不論其職不職也固將釋吾悲而有望焉有為者出則今亟焉猶可及也過此則風聲習氣日以幽遐殘編斷簡日以廢墜雖有太史公出亦不免疏略牴牾矣有為者茍出成甫此作當有取也士弘之志其亦可書者乎

題潭州李肯齋手書

衡陽郡學實肯齋李公故宅閈雲樓設公像埀魚正笏有壬㓜讀書其十歲時從師友拜樓上尚論風節詠歌追思三十二年學已久不知公像無恙不也故人陳君季和入京出公手書乃其復司農進直寶儲帥湖南時與其幕陳李文書也時國勢一髮引千鈞急賢宜何如方且斥公十年用復未究已傾而維湖南特一繩耳不待瀛封命下其不能國葢昭昭已見矣宋之起公公之

死宋無益一時之存亡而有功萬世之名教公之一起其功亦豈淺哉使起公早用公盡如公者皆得效其力則古無亡國矣是則天焉一書之儆憂國之深敬君之至不怨不尤可槩見也宋達官位重任劇箋奏書簡幕下士例為之而公之使人讌抑若是君子哉季文名億孫衡之安仁人登咸淳戊辰第為全州推官公辟之幕潭城陥從公死公書謂能道人心事真知人哉季和季文從弟也

恭題胡震宦所藏今上御書

布衣臣豫章胡震宦奉九霄二字示臣有壬曰震宦游桂林實得侍今上皇帝筆硯及見始作字時落筆如宿習每精意審訂然後奮臂一掃不復潤飾此則書以賜震宦者也臣有壬齋沐伏觀而竊有感於揚雄氏之言也雄之言曰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蓋天縱之聖不求成文放口而自成文不求成訓恣筆而自成訓書以為訓有道焉字畫之寓有訓焉宸翰健

剛端重渾然天成書家疲精力矻矻歲月有所不能而性天超越一趨徑至非聖人肆筆而成書乎而九霄二字又有訓焉唐高宗爲飛白賜近臣皆有比興其賜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豈聖衷有見於震宦故不他書而擷此二字以賜之耶震宦其益進於學益勵於行養六翮以待一飛其勿急急於小成也

跋高宗小楷學記

宣和父子皆能書而建炎小楷乃學記一卷治亂之機

於是可見矣

跋忠武王花押

右淮安忠武王署押二紙皆薦魯郡文忠李公之底也昔王以雄姿大畧濟以至仁取勝國兵不血刃歸槖不貯一毫勲德塞宇宙其協賛畫諾亦惟有一時之傑尉乎其左右前後也文忠之子季凱請識左方竊惟聞王之風當斂衽肅拜況親見其心畫哉王國之貴種而落筆雄偉若老於翰墨者昔嘗於掌故簿領中閒一二見

見輒捧玩不忍去手况李氏家有之哉前剡舉文忠為樞密參議後者舉為江西宣慰使皆不果用舉者與舉之者若是當時亦復尼而不行耶文忠終於江浙省參知政事為時能臣王之明又可見矣季凱其什襲之

跋雷天益所藏先公詩

先公在江南嘗語有壬曰我讀書鄉校時同舍最久而最相得者雷起龍先生先生才甚敏學甚苦浮沉里閈今老矣歲時詒親故必及之聞之熟故知之悉至元戊

寅有壬得請歸鄉里其子志天益者出先公手書詩一首乃嶺南和先生所寄之作也鄉思友義即詩可見伏讀哀感五内摧裂先公所作散逸甚多既録之東岡小藁而歸其本於天益俾存世好焉先生後更字伯通學充而不試者也

跋晦庵寄馬會叔十一帖

鶴山馬侍郎嘗有言曰時無孔子子朱子不當在弟子列觀十一帖則侍郎之賢愈遠愈彰而子朱子交友之

篤疾惡之誠論薦之公進退之審可槩見也謂其徒持咫尺書干監司州郡朝至暮獲如取諸懐以陵篤縉紳者果何人哉百世之下邪正益判矣

跋甲戌混補公據

有壬幼讀書衡陽師蘭埜吳先生先生諱剛中字景和勝國咸淳甲戌湖南混試終場萬七千八百餘人取合格二十六人先生試賦天地大德曰生通榜第二賦則魁也宋末詞賦尤工嘗誦其賦中朝士夫間殆如孫昌

肖冠子言於鄉士其不怫然却立者鮮矣當時題名有石補入太學人給以據兵火之餘石且不存況據乎第二十二人劉先生與詩子楚材獨保其據如新而第八人歐陽先生則有壬同年原功之父也原功既題其後又介陳剛以屬有壬吁宋之賢書蓋絶筆於是而其文獻有足徵者焉南來訪先師子孫於衡陽士子已無知者而幸歐陽之有後劉之有徵也二先生則彰彰矣若吾師輩不幾於泯泯乎歐劉同為瀏人而原功又為太

史使二十四人不泯若二先生亦必有道矣

題楊廷鎮所藏首科策題

仁皇肇行貢舉親策多士人賜印題今全州總管臣宗瑞既擢第請讀卷官集賢學士臣孟頫謄諸研綾以仁皇之親策臣宗瑞之所對重之以臣孟頫名世之書信楊氏子孫世守之寶也臣有壬實階是玷前列十五轉遂待罪執政追思廷對時文運之亨如日方升不圖才三十年遽至厥格雖姦人藉進士瘢墨者若干以簧鼓

上聽而不才適在政府封繳不武匡救無術有愧於七科五百三十七人者多矣尚敢以瘵墨者為辭哉而亦何面目復覩聖策耶讀卷臣世延等識于後莫不哀歲月之飄忽君臣之奄棄世事之多變也哀則哀矣無愧也臣有壬則兼之矣謹書其槩而歸之

題趙繼清覆瓿集後

同年趙君繼清昔與計偕人已翕然稱之蓋學之固有者也有壬佐天官幕繼清調湖廣省照磨叅議中書調

國子助教皆與議末廿年中凡三見之不久輒去故於文墨言未嘗及丙寅歲在右司見其覆瓿集讀未竟取以南去甲戌歲又見之始得盡讀文若詩凡六十餘首然後見其春容寂寥之各適其當而益知其學之固有而有能進也予拙且懶仕復多劇非迫諸人觸諸心不獲已不執筆積以歲年存尚滿篋況博贍敏給十倍者乎則此集也其示人之一斑乎然而文貴傳不貴多余之貪於繼清者蓋欲見大方之家而極其學之所肆爾

它日請之其尚勿吾拒也夫

題李元鎮蕘山樵唱集

大德丙午冬識文安李元鎮先生于鄂予落魄京華元鎮召入同邸忘年市飲無虗日朋游唱和少年技癢恐後元鎮但轟飲不言時出一章硬語老氣見者盡傾尋去翰林游吳楚閩海殆遍承乏按南海聞元鎮治舶事海資山積但攜一猿一鶴而歸過橫浦驛見所留詩思其人而和之予仕京七年元鎮在江湖元鎮兩入京皆

值予出人生難合有如是哉提學湖廣年望七十予亦髮蒼蒼而視茫茫矣握手驚喜亟出堯山樵唱集曰子知我者當有以議其端噫交游二十五年始得其帙之全而知其為詩之多也惟其讀書有見故其言醇進退明故其氣勇土視貨利無一錢不蹙眉故其意適江湖之日多仕宦之日少故其體放元鎮少慷慨有氣節善騎射早官江南棄而讀書山中深造厚積入可以備顧問出可以為捍禦惜其壯而不用用而不盡今老矣才

五品冷官豈天欲昌其詩而厄其官邪昔鄭谷梅聖俞皆為都官雖若過之在元鎮猶未用也予恐觀者不知故叙其生平大槩而區區交游出處因以見焉

跋海朝宗王枕蘭亭

永和癸丑迄至順癸酉九百八十一年蘭亭一帖臨摹展促殆千萬億化身矣本來面目寧不變乎朝宗所藏校予所閲盖唐臨之佳者也第世無吳卒不知綱之果似苭否也

跋納琳文燦詩

士子持所能得一第為能事畢矣高昌納琳布哈文璨則不然迨守湘陰歸汲汲問學猶未第時予嘉其有志於遠到也出詩一帙求言甚切無已則復之曰三百篇後作詩而世傳者可數也評詩而世服者可數也後學望洋罔知所止愚敢以所聞進曰學曰師曰識曰力而已學以聚之師以傳之識以别之力以終之四者不廢一旦自得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故曰學詩如學仙時至

骨自換夫見彈而求鶚炙見卵而求時夜已太早計㓰彈卵未見者乎君見矣其力求之少陵復起不易吾言

義首座自號仁峰題誦連軸為之跋曰

韓子送文暢師言其謁吾徒來請其心有慕焉天寧首座義公既名義又號仁峰而又謁吾徒來請則其有慕也審矣吾徒亦有以告之乎仁乎義乎其亦慕其名而遺其誠乎而亦煦煦孑孑同其育乎揮之進之予將究予於名號之外矣

至正集卷七十一